

# 旅游影响感知如何影响旅游态度?

——云南省4个国家公园432份农户调查的实证

邱守明<sup>1,2</sup>, 朱永杰<sup>1</sup>

(1.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 云南省在国内率先进行国家公园试点, 在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 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社区农户的态度, 而农户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又与旅游影响感知紧密相关, 研究旅游影响感知如何影响旅游态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通过层级回归方法, 在控制了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 研究了云南省4个国家公园432户农户的生态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农户生态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和环境影响感知均对其生态旅游态度有显著影响, 文化影响感知的影响作用最大, 其次是社会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 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作用最小。最后, 文章提出了改善农户影响感知的建议。

**关键词:** 旅游影响感知; 旅游态度; 国家公园; 农户

**中图分类号:** F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2018)03-0087-10

**DOI:** 10.14134/j.cnki.cn33-1336/f.2018.03.008

## How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ffects Tourism Attitude: An Empirical Study of 432 Farmers in 4 National Parks of Yunnan Province

QIU Shou-ming<sup>1,2</sup>, ZHU Yong-jie<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y &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Faculty of Ecotourism,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Yunnan province takes the lead in the National Park pilot project in China.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ecotourism in the National Park is the attitud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farmers,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farmer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how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ffects tourism attitude. With the method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is paper made a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the influential perception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farmer-family attitudes to ecotourism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 influe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economic influential perception, social influential perception, cultural influential percep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tial perception, all contribute magnificent impacts to their ecotourism attitude, and among all, cultural influential perception contributes the maximum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fluential perception is greater than economic influential percep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tial perception contributes the minimum effec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farmers' perception.

**Key words:**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tourism attitude; national park; farmer family

收稿日期: 2017-11-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境民族的流动性、空间生产与文化建构—云南世居民族案例”(41261031)

作者简介: 邱守明, 男,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生态旅游、林业经济管理研究; 朱永杰(通讯作者),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企业管理、林业经济管理研究。

## 一、引言

“国家公园”是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琳首先提出,根据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定义,国家公园“是这样一片广大的区域,……这里的物种具有科学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到此观光需要得到批准,怀有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的目的”<sup>[1]</sup>。1872年,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在此之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始建立国家公园。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国家公园,云南省于1996年开始探索建立国家公园模式,2007年6月,普达措国家公园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正式挂牌,成为云南省国家公园模式的首个试点国家公园。截至2016年12月,云南省陆续批准建立了13个试点国家公园,其中有8个国家公园适度发展了生态旅游。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社区的农户既是旅游业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与体验者,又是旅游发展的利益群体之一,旅游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社区农户的态度,而农户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又与旅游影响感知紧密相关<sup>[2]</sup>。

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研究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sup>[3]</sup>,学者们最先关注的是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sup>[4-5]</sup>,随后则将关注点逐渐转移到社会影响感知<sup>[6]</sup>、文化影响感知<sup>[7]</sup>和环境影响感知<sup>[8]</sup>,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和环境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sup>[9-10]</sup>、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sup>[11-13]</sup>等问题。国内学者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旅游态度的研究大约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sup>[14]</sup>,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实证研究<sup>[15-21]</sup>、旅游影响感知的空间差异<sup>[22-23]</sup>、不同人群的旅游感知差异<sup>[24-27]</sup>、不同旅游开发程度村寨居民的感知差异<sup>[28-29]</sup>等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理论<sup>[30]</sup>和方法<sup>[31]</sup>也被应用在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中。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多是单独测度旅游影响感知和旅游态度,仅有李如友和黄常州(2013)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案例地,定量研究了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分析了文化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影响的大小<sup>[32]</sup>。本文调研了云南省的4个试点国家公园,这4个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户在旅游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土地被国家公园征用、游客丢弃的垃圾直接污染环境、在国家公园中通过打工或自营等方式直接获取收入等状况,其对旅游的影响感知和态度比城市中的居民更直接、更深刻,这些农户的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和环境影响感知究竟如何影响其旅游态度、哪一种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更大等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一) 理论基础

学者们在研究旅游影响感知、旅游态度的问题时,广泛运用了社会交换理论、旅游生命周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表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为研究框架<sup>[33]</sup>。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农户受到的旅游影响逐渐增加,农户在享受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时,也面临游客大量涌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旅游影响被认为包含环境影响、文化影响、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四个方面,农户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影响会有所感知,其中正面旅游感知是指农户对旅游的积极影响感知,负面旅游感知是指农户对旅游的消极影响感知<sup>[34-35]</sup>。旅游态度是指人们对旅游做出行为反应的一种心理倾向,这不是行为反应本身,但却预示着人们做出行为反应的可能性,当人们的旅游态度较好时,就意味着他参加该项旅游活动的可能性比较大。正因为此,旅游从业者、旅游学者都非常关注人们的旅游态度。

### (二) 研究假设

个人及家庭特征是否影响被调查者的生态旅游态度,学者们并未得出共识。虽然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发现性别变量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旅游态度<sup>[36-38]</sup>,但是 Allen 等人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sup>[39]</sup>;一些学

者的研究发现年龄变量是造成被调查者旅游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sup>[40-41]</sup>,还有学者们认为个人特征不是旅游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sup>[42-44]</sup>。综上,在研究旅游地农户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的影响时,必须重视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将个人及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以保证研究结论更加科学。

道科西的“刺激指数”理论<sup>①</sup>认为,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改变来自原有生活方式带来的威胁。社会承载力理论<sup>②</sup>表明,当旅游地的发展超出其承载力后,社区居民对待旅游的态度会由旅游发展初期的支持变为反对,这些理论都表明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态度会受到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sup>[45]</sup>,结合李如友和黄常州(2013)的研究结论<sup>[32]</sup>,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农户的经济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在控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农户的社会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在控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农户的文化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在控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农户的环境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收集

2016年7月—8月在云南省的4个国家公园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社区入户调研,共调查432户农户,其中普达措国家公园129户,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51户,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114户,普洱国家公园138户。

#### (二) 变量选择

1. 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个人及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共包含“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所处国家公园”“居住地理位置”“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等6个变量(表1),这6个变量均有可能影响到农户的生态旅游影响感知和生态旅游态度,属于更高层级的变量,需要最先加入回归方程。

表1 控制变量的主要指标

变量名称(代码)	变量赋值及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0 = 女; 1 = 男	0.63	0.484
年龄	1 = 25岁以下; 2 = 26-40岁; 3 = 41-60岁; 4 = 61岁以上	2.41	0.856
文化程度	1 = 没读过书; 2 = 1-6年; 3 = 7-12年; 4 = 13年以上	2.39	0.758
居住地所在位置	1 = 国家公园内, 2 = 国家公园外	1.74	0.438
所处国家公园	1 =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2 = 普洱国家公园; 3 = 普达措国家公园; 4 = 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	2.27	0.984
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开发	0 = 否; 1 = 是	0.33	0.471

2. 自变量。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为“农户的经济影响感知”(V<sub>1</sub> - V<sub>6</sub>)、“农户的社会影响感知”(V<sub>7</sub> - V<sub>11</sub>)、“农户的文化影响感知”(V<sub>12</sub> - V<sub>15</sub>)、“农户的环境影响感知”(V<sub>16</sub> - V<sub>21</sub>)等4项,共包含21个感知题项,其中积极影响共11项(V<sub>1</sub> - V<sub>4</sub>、V<sub>7</sub>、V<sub>12</sub> - V<sub>14</sub>、V<sub>16</sub> - V<sub>18</sub>)、消极影响共10项(V<sub>5</sub>、V<sub>6</sub>、V<sub>8</sub> - V<sub>11</sub>、V<sub>15</sub>、V<sub>19</sub> - V<sub>21</sub>)(表2)。问卷采用LIKERT量表的形式调查农户的主观感知,分别用1、2、3、4、5个等级表示被调查农户对问题的赞同程度,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清楚,4表示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因为题项中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一致性,对反映负面影响感知的题项进行反向赋值,

①DOXEY G V. A Causation Theory of Resident Irritants[Z]. Proceedings of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n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1975:195-198.

②DAILY G C, EHRlich P R. Popul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earth's carrying capacity: a framework for estimating population sizes and life styles that could be sustained without undermining future generations[J]. Bioscience, 1992, 42(10):761-771.

当数值越大时,说明农户的正面影响感知越强,数值越小时,说明农户的正面影响感知越弱。对收集的数据统一进行分析,“使物价上升( $V_5$ )”、“加大了贫富差距( $V_6$ )”、“产生了更多垃圾( $V_{21}$ )”等3项感知内容的均值均小于3,说明农户已经感受到了物价上升、加大了贫富差距、产生了更多垃圾等不良现象;除了上述3项感知内容外,其余感知内容的均值均大于3,说明农户对其他问题的内容正面感知较强;“犯罪等不良现象增加( $V_{11}$ )”的均值大于4,说明农户都非常不认可犯罪等不良现象增加,国家公园在生态旅游开发后依然没有增加犯罪等不良现象。

表2 影响项设置及描述性分析(N=432)

感知内容	均值	标准差	感知内容	均值	标准差
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 $V_1$ )	3.67	0.988	当地居民愿意主动学习外来文化( $V_{12}$ )	3.49	1.128
增加了就业机会( $V_2$ )	3.78	0.947	当地居民更加重视教育( $V_{13}$ )	3.60	1.167
提高了生活水平( $V_3$ )	3.75	0.964	当地居民愿意主动保护传统文化( $V_{14}$ )	3.65	1.131
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收入( $V_4$ )	3.67	0.981	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 $V_{15}$ )	3.40	1.066
使物价上升( $V_5$ )	2.50	1.038	改善了本地的基础设施( $V_{16}$ )	3.67	0.937
加大了贫富差距( $V_6$ )	2.52	1.051	形成更舒适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V_{17}$ )	3.53	0.989
提高了本地知名度( $V_7$ )	3.78	0.856	居民的环保意识增强( $V_{18}$ )	3.82	0.921
干扰了居民日常生活( $V_8$ )	3.56	1.016	破坏了自然环境( $V_{19}$ )	3.23	1.101
引起了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 $V_9$ )	3.75	0.873	增加了环境污染( $V_{20}$ )	3.17	1.109
家庭成员间及邻里关系不和现象增多( $V_{10}$ )	3.78	0.838	产生了更多垃圾( $V_{21}$ )	2.96	1.146
犯罪等不良现象增加( $V_{11}$ )	4.06	0.612			

**3. 因变量。**选取农户对生态旅游发展的总体态度作为因变量,共包含“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4个维度(表3)。从本次调研得到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户在“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2个维度中的正面态度很强,均值均超过了4.20;“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这个维度的正面态度也较强,均值接近4.00;“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的态度较弱,均值仅为3.44,这也反映出了农户对于耕地和林地的依赖。

表3 因变量指标及描述性分析

因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	1 = 完全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不清楚 4 = 同意; 5 = 完全同意	3.97	0.827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		4.22	0.593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		3.44	1.181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4.24	0.555

## 四、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然后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在控制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探讨农户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生态旅游态度的影响。

### (一) 信度检验

运用 SPSS21.0 软件,通过克朗巴哈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农户的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生态旅游态度5个部分,结果除了生态旅游态度的  $\alpha$  系数大于0.7外,其余4个量表的  $\alpha$  系数均小于0.6,不太理想。通过调整后,经济影响感知删除题项“使物价上涨”和“加大了贫富差距”,社会影响感知删除题项“提高了本地知名度”,文化影响感知删除题项“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环境影响感知删除题项“使居民环保意识增强”,调整后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7(表4),表明调整后的各变量内部一致性可以用于后续分析。

表4 各变量初始信度系数及调整后的信度系数

类别	经济影响感知	社会影响感知	文化影响感知	环境影响感知	生态旅游态度
初始信度系数	0.497	0.422	0.471	0.576	0.722
包含的题项数	6	5	4	6	4
调整后的信度系数	0.917	0.756	0.821	0.734	—
删除的题项	使物价上涨、加大了贫富差距	提高了本地知名度	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	使居民环保意识增强	—
调整后的题项数	4	4	3	5	4

## (二) 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量表的效度,利用 AMOS21.0对农户的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生态旅游态度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5所示。对照“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适配度检验标准”(表6)可以看出,社会影响感知、生态旅游态度的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说明量表的效度较好;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的 $\chi^2$ 的 $p$ 值小于0.05,没能达到标准要求。根据吴明隆(2009)<sup>[46]</sup>的看法,样本量的大小会对卡方值产生影响,在样本较多时,卡方值会相应变大, $p$ 值则会变小,这时假设模型会出现被拒绝的情况,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才能有效适配样本数据。所以在样本量较大时,判断假设模型是否适配样本数据,除参考 $\chi^2$ 值之外,还需要参考其他适配度统计量。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的其他适配度检验值均达到标准要求,说明这两个部分的量表也有较好的效度,可以用于后续分析。

表5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量表(题项数)	$\chi^2$	RMR	RMSEA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chi^2/df$
经济影响感知(4)	14.142( $p=0.001$ )	0.025	0.056	0.956	0.967	0.900	0.971	0.913	0.971	1.071
社会影响感知(4)	0.015( $p=0.993$ )	0.002	0.000	1.000	1.000	0.999	1.030	1.097	1.000	0.007
文化影响感知(3)	0.001( $p=0.323$ )	0.000	0.06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1
环境影响感知(5)	45.750( $p=0.000$ )	0.023	0.039	0.902	0.936	0.973	0.952	0.997	0.949	1.150
生态旅游态度(4)	0.715( $p=0.699$ )	0.012	0.000	0.997	0.995	0.986	1.008	1.026	1.000	0.358

表6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适配度检验标准

统计检验量	$\chi^2$	RMR	RMSEA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chi^2/df$
适配的标准 或临界值	$p > 0.05$ (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	<0.05	<0.05优 <0.08良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2.00

## (三)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7分析了控制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自变量(农户的影响感知)、因变量(农户的生态旅游态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中的数字反映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时候,需要首先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

表7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2	0.397*													
3	0.378*	0.491*												
4	0.395*	0.610*	0.501*											
5	0.412*	0.440*	0.319*	0.316										
6	0.189**	0.167**	0.084	0.097	-0.059									
7	0.359*	0.414*	0.452*	0.477	0.498*	-0.164								
8	0.258*	-0.022	0.020	80.071	0.086	0.145**	-0.042							
9	-0.008	-0.039	0.129***	80.013	0.011	0.083	-0.061	0.028						

(续表7)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0	0.036	-0.037	-0.022	80.028	-0.056	-0.024	-0.081	0.114	0.265*					
11	0.017	0.124***	0.024	80.020	0.206*	-0.063	0.048	-0.164**	-0.046	-0.398*				
12	0.057	-0.055	-0.129***	80.036	-0.135	-0.055	-0.103	0.083	0.078	0.189**	-0.055			
13	-0.034	0.43	0.353*	0.087	0.171***	0.036	0.221**	-0.117***	0.137***	-0.066	0.036	-0.599*		
14	0.131***	0.122***	0.178**	0.131***	0.293*	-0.093	0.241**	-0.067	-0.114***	-0.109***	0.191**	-0.167**	0.231**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N = 432$ , 控制变量所在行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1. 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 2.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 3.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 4.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5. 经济影响感知; 6. 社会影响感知; 7. 文化影响感知; 8. 环境影响感知; 9. 性别; 10. 年龄; 11. 文化程度; 12. 居住地所在位置; 13. 所处国家公园; 14. 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开发)

#### (四) 感知变量单独影响作用检验

利用层级回归方法检验之前提出的4个假设。建立层级回归方程,以农户生态旅游态度作为因变量,首先将个人及家庭特征的6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计算回归结果;之后将农户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和环境影响感知等4个变量依次导入回归方程,在回归方程的结果中,  $\Delta R^2$  的值反映了新变量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的作用,可通过新变量是否显著来判断新变量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的影响是否显著。

表8中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及家庭特征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后,经济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中的“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  $F = 6.408, p < 0.01; \Delta R^2 = 0.182$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  $F = 6.752, p < 0.01; \Delta R^2 = 0.178$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  $F = 4.143, p < 0.01; \Delta R^2 = 0.094$  )和“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F = 3.410, p < 0.01; \Delta R^2 = 0.107$  )等4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经济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4个维度均产生了正向的效应,其中对“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维度的效应最大,假设1得到了支持。

表8 农户经济影响感知对生态旅游态度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对生态旅游发展 总体感到满意		支持发展生态 旅游业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出让耕地和林地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自觉保护环境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0.031	-0.038	-0.046	0.149	0.143	-0.002	-0.008
年龄	0.047	0.025	0.036	0.013	-0.032	-0.048	-0.037	-0.054
文化程度	0.038	-0.059	0.133	0.038	0.011	-0.058	-0.037	-0.111
居住地所在位置	0.052	0.111	-0.051	0.007	-0.134	-0.092	-0.031	0.014
第二步:自变量								
经济影响感知	0.441*		5.516*		0.315*		0.338*	
$R^2$	0.006	0.188	0.019	0.197	0.037	0.131	0.003	0.110
Adjusted $R^2$	-0.023	0.159	-0.009	0.167	0.010	0.099	-0.026	0.078
$F$	0.194	6.408*	0.687	6.752*	1.352	4.143*	0.103	3.410*
$\Delta R^2$	0.182		0.178		0.094		0.107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N = 432$ , 控制变量所在行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9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及家庭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后,社会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中的“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  $F = 1.306, p < 0.1; \Delta R^2 = 0.039$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  $F = 1.492, p < 0.1; \Delta R^2 = 0.032$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  $F = 1.202, p < 0.1; \Delta R^2 = 0.005$  )和“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F = 0.324, p < 0.1; \Delta R^2 = 0.009$  )等4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社会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4个维度均产生了正向的效应,其中对“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维度的效应最大,假设2得到了支持。

表9 农户社会影响感知对生态旅游态度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对生态旅游发展 总体感到满意		支持发展生态 旅游业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出让耕地和林地		愿意为生态旅游 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0.044	-0.038	-0.057	0.149	0.142	-0.002	-0.012
年龄	0.047	0.063	0.036	0.050	-0.032	-0.027	-0.037	-0.029
文化程度	0.038	0.057	0.133	0.150	0.011	0.017	-0.037	-0.028
居住地所在位置	0.052	0.063	-0.051	-0.042	-0.134	-0.131	-0.031	-0.026
第二步:自变量								
社会影响感知	0.201		0.180		0.066		0.094	
$R^2$	0.006	0.045	0.019	0.051	0.037	0.042	0.003	0.012
Adjusted $R^2$	-0.023	0.011	-0.009	0.017	0.010	0.007	-0.026	-0.024
$F$	0.194	1.306***	0.687	1.492***	1.352	1.202***	0.103	0.324***
$\Delta R^2$	0.039		0.032		0.005		0.009	

注: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N = 432$ , 控制变量所在行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10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及家庭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后,文化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中的“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  $F = 4.531, p < 0.01; \Delta R^2 = 0.135$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  $F = 6.260, p < 0.01; \Delta R^2 = 0.166$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  $F = 8.603, p < 0.01; \Delta R^2 = 0.201$  )和“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F = 8.236, p < 0.01; \Delta R^2 = 0.227$  )等4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社会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4个维度均产生了正向的效应,其中对“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维度的效应最大,假设3得到了支持。

表10 农户文化影响感知对生态旅游态度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对生态旅游发展 总体感到满意		支持发展生态 旅游业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出让耕地和林地		愿意为生态旅游 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0.008	-0.038	-0.021	0.149	0.167	-0.002	0.018
年龄	0.047	0.063	0.036	0.053	-0.032	-0.012	-0.037	-0.016
文化程度	0.038	0.029	0.133	0.123	0.011	0.000	-0.037	-0.048
居住地所在位置	0.052	0.086	-0.051	-0.014	-0.134	-0.093	-0.031	0.012
第二步:自变量								
文化影响感知	0.371*		0.410*		0.451*		0.480*	
$R^2$	0.006	0.141	0.019	0.185	0.037	0.238	0.003	0.230
Adjusted $R^2$	-0.023	0.110	-0.009	0.155	0.010	0.210	-0.026	0.202
$F$	0.194	4.531*	0.687	6.260*	1.352	8.603*	0.103	8.236*
$\Delta R^2$	0.135		0.166		0.201		0.227	

注: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N = 432$ , 控制变量所在行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11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及家庭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后,环境影响感知变量对因变量中的“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  $F = 2.179, p < 0.1; \Delta R^2 = 0.067$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  $F = 0.546, p < 0.1; \Delta R^2 = 0$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  $F = 1.107, p < 0.1; \Delta R^2 = 0.002$  )和“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F = 0.222, p < 0.1; \Delta R^2 = 0.005$  )等4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影响感知变量对“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未产生效应,对其他3个维度均产生了正向的效应,其中对“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维度的效应最大,假设4得到了支持。

表11 农户环境影响感知对生态旅游态度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对生态旅游发展 总体感到满意		支持发展生态 旅游业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出让耕地和林地		愿意为生态旅游 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0.024	-0.038	-0.038	0.149	0.148***	-0.002	-0.002
年龄	0.047	0.036	0.036	0.035	-0.032	-0.033	-0.037	-0.033
文化程度	0.038	0.076	0.133	0.133	0.011	0.016	-0.037	-0.047
居住地所在位置	0.052	0.035	-0.051	-0.051	-0.134	-0.136	-0.031	-0.026

(续表11)

变量	对生态旅游发展 总体感到满意		支持发展生态 旅游业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出让耕地和林地		愿意为生态旅游 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第二步:自变量								
环境影响感知	0.265		0.001		0.034		-0.072	
$R^2$	0.006	0.073	0.019	0.019	0.037	0.039	0.003	0.008
Adjusted $R^2$	-0.023	0.040	-0.009	-0.016	0.010	0.004	-0.026	-0.028
$F$	0.194	2.179***	0.687	0.546***	1.352	1.107***	0.103	0.222***
$\Delta R^2$	0.067		0		0.002		0.005	

注: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N = 432$ ,控制变量所在行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 (五) 不同感知变量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影响的差异

利用层级回归方法,比较4个感知变量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影响作用的大小差异。在层级回归模型中,构成农户生态旅游态度的4个组成维度为因变量,人口及家庭变量为控制变量,4个感知变量为自变量。第一步将控制变量代入模型,计算回归结果,第二步将4个自变量同时代入模型,通过比较模型中4个自变量标准化系数的大小,可以比较出4个感知变量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影响的差异。

从表12可以看出,在“对生态旅游发展总体感到满意”这一维度上,经济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文化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小;在“支持发展生态旅游业”这一维度上,文化影响感知和经济影响感知的作用相当,文化影响感知略大,环境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小;在“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这一维度上,文化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小;在“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自觉保护环境”这一维度上,文化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的作用最小。总体而言,文化影响感知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作用最小。

表12 感知变量相对作用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对生态旅游发展 总体感到满意		支持发展生态 旅游业		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 出让耕地和林地		愿意为生态旅游 发展自觉保护环境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0.042	-0.038	-0.058	0.149	0.149	-0.002	-0.006
年龄	0.047	0.054	0.036	0.056	-0.032	-0.008	-0.037	-0.005
文化程度	0.038	0.019	0.133	0.074	0.011	-0.008	-0.037	-0.075
居住地所在位置	0.052	0.115	-0.051	0.035	-0.134	-0.075	-0.031	0.044
第二步:自变量								
经济影响感知	0.286*		0.302*		0.105		0.136	
社会影响感知	0.234*		0.258*		0.142***		0.191**	
文化影响感知	0.276*		0.304*		0.424*		0.443*	
环境影响感知	0.200*		-0.068		0.130		-0.107	
$R^2$	0.006	0.322	0.019	0.311	0.037	0.266	0.003	0.281
Adjusted $R^2$	-0.023	0.282	-0.009	0.270	0.010	0.223	-0.026	0.238
$F$	0.194	8.024*	0.687	7.618*	1.352	6.120*	0.103	6.584*
$\Delta R^2$	0.316		0.292		0.229		0.278	

注: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  $N = 432$ ,控制变量所在行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 (一) 结论

本文研究了农户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感知变量对旅游态度影响的相对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在控制了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础上,农户对生态旅游发展的4个感知变量都显著影响农户的生态旅游态度;第二,文化影响感知对农户生态旅游态度的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作用最小。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影响感知会正向影响旅游态度,但不同感知变量对旅游态度影响的差异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sup>[32]</sup>不完全相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巴特勒的旅游生命周期理论<sup>[47]</sup>、道科西的“刺激指数”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等理论的内容,这些理论指出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在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也不相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不同类型、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比较研究,寻找感知变量对旅游态度影响相对作用的规律,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 (二) 建议

若农户生态旅游态度较好,则说明农户对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发展总体较满意并支持生态旅游的发展、愿意为生态旅游发展出让耕地和林地并愿意自觉保护生态环境,这对于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周边农户的生态旅游态度,特提出以下建议:(1)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为农户创造更好地教育条件,引导农户学习文化知识、手工技能等,改变农户的观念,让农户愿意主动保护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这将有利于农户文化影响感知的提升。(2)随着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游客大量涌入,在给本地农户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利益的冲突等原因造成游客与农户、农户之间的矛盾,政府和企业需要重视这些问题,并及时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以提升农户的社会影响感知。(3)游客来国家公园游玩,给农户提供了商业和打工机会,部分农户通过开设客栈、餐厅、销售纪念品、运送客人或在国家公园内打工等途径提高了收入,但是总体而言,能够得到这些机会的农户数量较少,农户的受益面较小,同时加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会给农户带来负面的感知。政府和企业应当为农户提供培训机会,鼓励更多农户参与经营,并为农户参与经营提供公平的环境,此外,政府应当考虑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让更多农户能够从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发展中获益,提高农户的经济影响感知。(4)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发展或多或少都会带来一定的环境破坏,政府和企业应采取措施将破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若环境破坏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生活,则应在第一时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降低农户的环境影响的负面感知。

## 参考文献:

- [1]李经龙,张小林,郑淑婧.中国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109-112.
- [2]陈慧,李鹏,王纯阳.村落型遗产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空间差异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88-94.
- [3]赵玉宗,李东和,黄明丽.国外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5(4):85-92.
- [4]GETZ D. Models in tourism planning towar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1986(7):21-32.
- [5]SHARMA B, DYER P. Resident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J]. Benchmar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9,16(3):351-371.
- [6]BRUNT P, COURTNEY P. Host perceptions of sociocultural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3):493-515.
- [7]BESCUIDES A, M LEE, MCCORMICK P.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cultural benefi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2):303-319.
- [8]LIU J C. SHELDON P J. VAR T. Resident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mpac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7,14(3):529-542.
- [9]KEOGH B.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0,17(3):449-465.
- [10]HUSBANDS W. Social status and perception of tourism in Zamb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9,16(2):237-253.
- [11]MURPHY P E. 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M]. New York:Routledge,1985:35-36.
- [12]TEYE V, SÖNMEZ S F, SIRAKAYA E.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3):14-19.
- [13]KNOLLENBERG W. Stakeholders' attitudes towards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astal communities[D]. Carolina:East Carolina University,2011.
- [14]卢春天,石金莲.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旅游学刊,2012(11):32-43.
- [15]丁华,戴宏,李红品.地质公园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以陕西省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92-97.
- [16]杨霞,陈发扬,胡园园,等.对平遥古城居民旅游感知的分析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2):190-192.
- [17]谌永生,王乃昂,范娟娟,等.敦煌市居民旅游感知及态度研究[J].人文地理,2005(2):66-71.

- [18] 闻飞,王娟. 古城旅游地旅游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1):88-91.
- [19] 李卫华,赵振斌,李艳花.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综合感知及差异分析——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J]. 旅游科学,2006(6):52-58.
- [20] 宣国富,陆林,章锦河,等. 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海南省海口市及三亚市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2002(6):741-746.
- [21] 陈金华,周灵飞. 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福建东山岛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90-94.
- [22] 李东和,张捷,赵玉宗,等. 基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J]. 地理科学,2007(4):602-608.
- [23] 李东和,张捷,章尚正,等.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J]. 地理研究,2008(4):963-972.
- [24] 余意峰,保继刚,丁培毅. 基于旅游经历的目的地吸引力感知差异研究[J]. 旅游学刊,2010(5):51-55.
- [25] 薛宝琪,刘长运,范红艳. 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态度研究——以丹江口水库南部东岸及南岸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1):99-103.
- [26] 邹统钎,郑春晖. 不同类别遗产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研究[J]. 旅游论坛,2012(1):29-33.
- [27] 詹新惠,马耀峰,刘军胜,等. 旅游目的地供给感知差异研究——“故地重游”与“初来乍到”对比[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6(1):129-133.
- [28] 陈燕.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民族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基于傣族、哈尼族村寨的比较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4):85-92.
- [29] 王梅,角媛梅,华红莲,等. 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村寨差异[J]. 旅游科学,2016(3):69-79.
- [30] 姚会,王力. 基于 Rough 集理论的当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5):614-617.
- [31] 涂玮,刘庆友,金丽娇. 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居民区域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灵璧县为例[J]. 旅游学刊,2008(9):28-34.
- [32] 李如友,黄常州. 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态度的影响作用——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J]. 旅游论坛,2013(4):45-52.
- [33] 贾衍菊,王德刚.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J]. 旅游学刊,2015(5):65-73.
- [34] 李宜聪,张捷,刘泽华,等.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2014(4):584-592.
- [35] 杜宗斌,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2011(11):65-70.
- [36] PIZAM A,POKELA J. The perceived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on a commun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5,12(2):147-165.
- [37] RITCHIE B J R. Consensus policy formulation in tourism: measuring resident views via survey research [J]. Tourism Management,1988,9(3):199-212.
- [38] MASON P,CHEYEN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 proposed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2):391-411.
- [39] ALLEN L R, LONG P T, PERDUE R R,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88,26(1):16-21.
- [40] ROJEK D G, CLEMENTE F, SUMMERS G 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 study of contentment with local services [J]. Rural Sociology,1975,40(9):177-192.
- [41] 努尔娇娃·切克太. 新疆喀纳斯村图瓦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2014.
- [42] LIU J C, VAR T.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mpacts in Hawaii[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6,13(2):193-214.
- [43] WALLIAMA J, LAWSON R. Community issues and resident opinions of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2):269-290.
- [44] 黄玉理,马丽,杨寒,等. 旅游者对黑色旅游开发载体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J]. 成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192-195.
- [45] 王莉,陆林. 国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及启示[J]. 旅游学刊,2005(3):87-93.
- [46]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36-237.
- [47]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J]. Canadian Geographer,1980,24(1):5-12.

